

中國史學要籍介紹

中國古籍校讀指

學 芟 櫟 原 訓 詁 學 要 略 中 原 音 韻 研 究

訓 詁 學 簡 論 古 籍 版 本 鑒 定 叢 談 中 國 宗 教 思

想 史 大 綱 中 國 史 學 要 籍 介 紹 中 國 古 書 版 本 研

究 中 國 古 籍 校 讀 指 導 學 芟 櫟 原 訓 詁 學 要

略 中 原 音 韻 研 究 訓 詁 學 簡 論 古 籍 版 本 研

金 定 叢 談 中 國 宗 教 思 想 史 大 綱 中 國 史 學 要 籍

介 紹 中 國 古 書 版 本 研 究 中 國 古

訓 詁 學 簡 論 古 籍 校 讀 指 導 學 芟 櫟 原

訓 詁 學 要 略 中 原

音 韻 研 究

本公司編輯部編
學萃探原之二

訓

詁

學

簡

論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初版

學萃探原之三
訓 話 學 簡 論

平裝一冊基價三・三元正

版 權



所 有

編輯者 本公司編輯部

發行人 高 本 釗

發行及 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三〇八八六二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四一五二四
台北郵政三三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四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一〇〇四四二號

前言

訓詁學是我國的一門古老的科學。它從語義的角度來研究古代文獻，是批評地繼承我國古代文化遺產首先必須運用的一門基礎科學。它不僅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今天還有很重要的實用價值。過去的訓詁學有它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缺點。今天，在近代語言科學以及其他科學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我們完全應當使訓詁學有更深、更廣的發展和運用。但是，訓詁學這門科學常被看成一門神秘莫測、高不可攀的學問，影響了它的普及。因此，有必要對它的範圍、內容、方法以及如何運用等問題，作一些簡單扼要而又通俗的論述，並對前人在訓詁上的成就，作一些必要的介紹，以幫助更多的人了解它和運用它。

目錄

前言	一
一、什麼是訓詁	一
二、訓詁的內容	一四
甲、保存在注釋書和訓詁專書中的訓詁內容	一四
(一)解釋詞義	一四
(二)分析句讀	二一
(三)闡述語法	三五
(四)說明修辭手段	四八
(五)闡明表達方法	五四
(六)闡釋大意	六三
(七)分析篇章結構	六九
乙、保存在文獻正文中的訓詁內容	七四

(一) 以訓詁形式出現的正文·····	七五
(二) 以正文形式出現的訓詁·····	八一
三、訓詁的方法·····	八八
(一) 以形說義·····	八九
(二) 因聲求義·····	九四
(三) 核證文獻語言·····	一〇五
(四) 考察古代社會·····	一二二
四、訓詁的運用·····	一二九
(一) 運用於古代文獻的注釋工作·····	一三一
(二) 通過訓詁了解和研究古代社會及其科學文化·····	一四〇
(三) 運用於工具書的編纂·····	一四四
(四) 運用於指導閱讀和語文教學·····	一五一
(五) 訓詁在漢語科學研究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五五

一、什麼是訓詁

中華民族是歷史悠久的民族，僅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有三千四百餘年的歷史。我們的祖先曾經創造了非常燦爛輝煌的文化，對我們中華民族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世界人類的進步也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們不能割斷歷史。選擇性繼承古代遺產，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我國古代保留至今的遺產，除了一部分實物以外，絕大部分是運用當時的語言——古代漢語，使用當時的文字符號記載下來的。我們知道，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的文字，也要隨着書寫工具的改進、社會生活的變化和語言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這樣，過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後代人去讀前人記載的文獻典籍，就會遇到語言文字的障礙。比如，漢代人去讀先秦或更早的典籍，已略有困難；而到了唐代，一般人對兩漢、先秦的典籍，就更不容易懂了。所以，在閱讀和研究古代文獻時，就需要首先掃清文字障礙、減少語言隔閡。只有突破了語言文字這一關，才能正確理解古代文獻的內容。因此，早在漢代，就開始有了以掃除古代文獻中語言文字障礙為實用目的的一種工具性的專門工作，叫作

訓詁。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後來所說的文獻語言學。

『訓詁』這兩個字連用，始於漢代的毛詩詁訓傳（註一）。『詁訓』就是『訓詁』，一般人對此都比較生疏。應當怎樣理解它的涵義呢？唐代的訓詁學家孔穎達在詩經·周南·關雎的疏中對『訓』和『詁』分別作了解釋。他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他還綜合起來給『訓詁』下了定義：『詁訓者，通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在這兩段話裏，孔穎達從當時的訓詁工作出發，闡明了『詁』和『訓』的不同涵義，指出了『訓詁』的意義和範圍。孔穎達的意思是說，詁和訓，是解釋語言的兩個不同的法則：（一）『詁』是解釋異言的。所謂『異言』，就是同一事物因時代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稱呼。比如，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這是因時而產生的異言，也就是古語。又如詩經釋文：『楚人名火曰燥，齊人曰毀，吳人曰燬（huì音毀）。』這是因地而產生的異言，也就是方言。我國古代的學者和訓詁學家，不但對前代的古語十分重視，對各地的方言也早有研究，對因時而的古語，用當時的今語去解釋，對因地而的方言，用當時的標準語（雅言）去解釋，這就是『詁』。（二）『訓』是『道形貌』的。所謂『道形貌』，就是對文獻語言的具體含義，進行形象的描繪、說明。這就不只是以詞來解釋詞，而且要用較多的文字來達到疏通文意的目的。

它包括對詞的具體含義和色彩的說明、對句子結構的分析、對修辭手法的闡述以及對古人思想觀點和情感心理的發掘，內容十分豐富。它所解釋的語言單位也不只是詞，還包括句、段、篇。所以爾雅·釋訓以「訓」命名，其中所訓的有「是刈是穫」、「張仲孝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等句；又其中引詩經·淇奥幾乎是全篇。這種對句、段、篇具體含義的解釋，就是「訓」。對於語言的內容來說，無非是包含社會公認的概括意義和運用者所取的具體含義這兩個方面；對於語言的單位來說，無非是詞、句、段、篇。所以孔穎達說「解釋之義盡歸於此」。

近代學者黃侃先生對「詁」、「訓」二字的解釋，反映了訓詁學進一步發展後所具有的新的含義。他說，「詁」就是「故」，「本來」的意思；「訓」就是「順」，「引申」的意思。這個解釋，過去也有人講過。如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裏說：「詁，故言也。」漢代人也常把「詁訓」二字寫作「故訓」。魏代的張揖在廣雅裏也說過：「訓，順也。」這些，都是採用聲訓的方法來解釋「詁」、「訓」的語源，從而明其定義。「詁」的語源是否是「故」，「訓」的語源是否「順」，我們且不在這裏研究。但應該看到，黃侃先生對「詁訓」的解釋，說明他已有了詞義的系統的觀點。在解釋詞義的時候，首先要推求它的本義，即可以推溯的最原始或最核心的意義，然後沿着詞義發展的線索，找出它不同的引申義。這樣才能完

成對一個多義詞詞義系統的解釋。比如詩經·大雅·大明：「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毛傳解釋說：「京」，大也。」這一段話是說摯國任姓的第二個女兒從殷商來嫁給周國王季（文王的父親）的事情。「嬪」當「婦」講，「嬪于京」，本來是說摯國任姓第二個女兒到周國的首都來作媳婦。但毛亨不把「京」解釋作「京師」，而解釋作「大」。他的意思是說，「京師」的意思，是從「大」這個本義裏引申出來的。由此可見，推求本義和說明引申義這個工作，早在訓詁學發展的最初階段，就已在進行。而黃侃先生的解釋，把它理論化了。從孔穎達的解釋到黃侃先生的解釋，說明到了近代，訓詁學的研究範圍已比較固定，方向也日益明確。它偏重在語義的研究，研究的語言單位更偏重於詞。而且，這種研究，已經伴隨着對詞彙理論的探討進行了。

事實上，從漢代把毛詩訓詁傳的「詁訓」變為「訓詁」以後，「訓詁」二字已經成為語義學的專有名稱，不需要也不能夠分開解釋了。我們介紹以上兩種解釋，不過是因為它們都從當時訓詁學的情況出發，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訓詁」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內容和範圍，有助於我們了解「訓詁」名稱的由來罷了。

訓詁學是在發展中經過不同的階段逐步建立起來的。

早在兩漢時代，訓詁這門學問就已很發達。六經、歷史、諸子和文學作品都有注釋（註

二）。但最初的訓詁，嚴格地說還不成為一個學科。它只是一種附屬於古代典籍而隨文釋義的專門工作。當時的訓詁資料，存在於古代文獻的注釋中，沒有獨立出來。它的目的是爲了全面、完整地解經，內容包括注音、辨字、校勘、釋義。釋義又包括釋詞、釋句、釋段、釋篇和發揮闡述思想觀點、點明修辭手法等。因爲它無所不包，所以黃侃先生說它是『用語言來解釋語言的學問』。這個概括是很有道理的。那時的訓詁方式主要是注釋書（包括傳、注、疏、箋等）。毛亨所作的系統解釋詩經的毛詩詁訓傳，就是這種訓詁最典型的樣式。

此後，在這種隨文釋義的訓詁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另一種訓詁的方式。一些訓詁大師們從實際的語言材料，也就是從注釋書中，把被解釋的語言單位抽取出來按照一定的原則加以編纂，形成了類似後代字（辭）典的訓詁專書。這種專書不僅綜合了訓詁的資料，爲閱讀文獻提供了可供查檢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使訓詁的材料在一定的法則下系統化，有利於在這些材料的相互聯繫和比較中歸納體例和理論，因而爲訓詁學發展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打下了基礎。這種訓詁專書，影響最大的是漢武帝時就廣爲流傳的爾雅（註三）和許慎所作的說文解字。

爾雅曾被稱爲『訓詁學的鼻祖』，其實它不過是漢儒採取傳注所作的訓詁札記。它將古代注釋（以毛詩詁訓傳爲主）中曾經有過同樣訓釋的詞（也有一些句子）歸納到一起，再依

它們意義的類別加以分編，是一部我國最早的訓詁資料集。

說文解字是一部文獻語言學的專著。一般人認為它是文字之書，但在開始時，文字和訓詁是很難分開的。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被稱作『五經無雙許叔重』。許冲在上說文解字書中曾說：『慎博問通人，考之于遠，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爲了對詞義作出準確的解釋，說文中引六藝群書四十餘種，博問通人引諸家說解三十九種。因此，許慎成爲當時公認的古文派訓詁大師。說文根據『部首』將文字的形體分爲五百四十部，用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法則來解釋字形，又用以形說義的方法來解釋字的本義，用『讀若』和形聲聲旁來說明字音。這樣，許慎實際上歸納出了把字的形、音、義統一起來進行研究的原則，總結出了訓詁學的一個重要方法。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提供的有關係、音、義的多方面的資料，爲訓詁提供了寶貴的依據。許慎較爲明確的文字觀點和同時顯露出的一部分語言觀點，又爲訓詁理論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所以，說文解字也是一部訓詁專書，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相當一段時間裏，訓詁就是以注釋書和訓詁專書（工具書）這兩種形式存在着，直到清代它才有了重要的發展。

清代研究訓詁的學者有兩個派別：一派是以惠棟、江聲爲代表的『鉤沉』之學（註四）。這一學派以辨識古訓、疏明古義爲主，目的是運用語言文字學來闡明古書上沒有弄明確的理論問題和具體問題，使學者能進一步理解前代的訓詁。另一派是以戴震爲代表的『創新』之學。這一學派以糾正舊注、創建新說爲主，目的是批判舊注、發明新義，從而提出訓詁的新理論，使訓詁學的研究得到進一步提高。清代訓詁學家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等人都屬於後一派。這兩派訓詁學家，特別是『創新』學派的訓詁學家，對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一方面研究漢代訓詁家對古書的注釋，搜集古訓，而且從毛亨的詩經訓傳及其他注釋書中歸納出訓詁法則和訓詁條例；另一方面，他們又研究爾雅、說文解字以及張揖的廣雅等訓詁專書，作了『疏證』，提煉出訓詁學的理論，使訓詁專書的數量大大增多，質量也有了顯著的提高。他們在理論上首先建立了漢字形、音、義的完整體系，而且總結出『因音明義』、『以義證音』（註五）的規律，找到通過文字研究通曉古代語言的途徑。在語言文字理論有了進一步發展後，他們又將這些理論運用到訓詁實踐中去，更深入地研討古訓和舊注，重新分析古代文獻上的語言，從而解決了更多的疑難，訂正了漢唐以來注疏的遺漏和謬誤。因此，清代學者三百年努力的成果，可以說是集中地發展了訓詁學科。此後，近代學者在清代研究訓詁的基礎上，使訓詁的方法更加科學化，提出了不少訓詁理論，又

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種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文獻語言學由附屬於經典的隨文解義，發展成爲有自己的理論和專著的、有明確的研究範圍和方向的獨立的科學。於是，傳統的『小學』（古代專門研究語言文字學的一種學問）分成了三個互相有分工又有聯繫的門類：文字、音韻、訓詁。這三個門類的總合，就是我國初具規模的傳統語言學。

所以，我們今天談到『訓詁』時，往往有兩個不同的涵義：一個是包含在古代注釋和訓詁專書中的文獻語言學的總稱。它的研究範圍還不甚明確：在內部，包括後來的文字、語言、詞彙、語法、修辭等，彼此並無分工；在外部，與文獻、校勘等學也未能劃清界限。另一個則是與文字學、音韻學互相並列的以研究語義爲主要內容的傳統語言文字學的一個獨立的門類。

那麼，文字、音韻、訓詁這三個門類如何分工？他們各自研究的範圍是什麼？彼此又有怎樣的聯繫呢？

文字學：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它超越了口頭語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起到了『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註六）的作用。後代要研究前代的語言，必須通過文字。文字以它的形體，記錄了音（形式）、義（內容）結合的詞。而漢字有着區別於拼音文字的自身的特點，它是音節符號。古漢語大部分是單音節詞，因此是一字一詞。一般說來，原始的

漢字是根據詞義來確定字形的，所以一般人稱它爲『表意文字』（關於這一點還有不同的意見，這裏不準備討論）。傳統語言學的文字之學，着重在識別漢字的字形，從字形出發來辨明音、義，研究漢字形體的發展，從而達到歸納漢字造字法則的目的。古代的所謂『六書』之學，就是文字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成果。

音韻學：聲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從形、音、義這三要素看，形是屬於記錄符號的因素，對於語言來說，是外在的，而音、義才是語言本身的內在因素。要想通過文字來研究語言，如果摒棄了聲音而專從字形出發，勢必會將文字記錄語言的最本質的形式拋棄，或把語言和文字混爲一談，或將二者絕對割裂，以致產生望形生義的弊病，走向謬誤。因此，語音問題歷來爲人們所重視。事實上，古今語言的嬗變、方言俗語的轉化、文字的通用和假借、語詞的分化……都必須涉及語音問題。傳統語言學中的音韻學，着重在研究不同時期漢語語音的體系和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漢語語音的變化。切韻、等韻、古韻之學，都有很大的成果。

訓詁學（狹義的）：語言所含的思想內容是它的核心。傳統的訓詁學着重研究詞語的思想內容和感情色彩、詞的意義系統和詞語之間分化派生的關係、詞的產生和發展變化。當語法學和修辭學還沒有獨立出來的時候，這兩個門類的內容，也是包含在訓詁學中的。

如果簡要地說，文字的研究偏重於形，音韻的研究偏重於音，而訓詁的研究則偏重於義

。不過，這三個門類的研究雖有以上的分工和側重，但實際上又不能分開，必須相互聯繫和貫通。一方面，我們對古代語言文字的一切研究，都是爲了通曉古書的內容，了解古人的思想，使古代文獻還其本來面貌，從而達到批判繼承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訓詁是我們研究的落腳點。另一方面，訓詁學在解釋語言的思想感情時，是不能脫離文字的基礎和語音的線索的。所以，歷代的訓詁學家都是緊密地結合文字學、音韻學來闡述訓詁。下面舉幾個例子來說明訓詁和文字、音韻的關係。例如：

詩經·鄭風·女曰鷄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詩詁訓傳說：『宜，肴也。』鄭箋：『所弋之鳬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宜』，甲骨文作, 金文作, (聃敦)，古鐸(nie)作, 作, 說文作, 古文重文。可以看出，『宜』字本象屋內俎上有肉的形狀。所以毛傳、鄭箋都訓『肴』。肴是煮熟可吃的肉（今天還有『肴肉』之說），引申啖食熟肉也叫肴（後轉爲『噍』，即『嚼』）。說文·肉部：『肴，啖也。』可知毛傳、鄭箋訓肴，就是訓啖。至於說文·一部『宜』訓『所安也』，則是根據詩經·周南·桃夭中『宜室』、『宜家』所作的訓詁。有肉可吃，就引申出『安』的意思。這正如說文·一部：『安，安也。從宀，從心，從皿。皿，人之飲食器也，所以安人也。』可見屋裏有飯吃可以有『安』義，屋裏有肉吃，也可以有『安』義。這就說明

，在作訓詁時，研究詞的本義和引申義，是不能脫離字形的分析的。又如：

詩經·邶風·北門：『王事敦我。』毛傳：『敦，厚也。』鄭箋：『敦猶投擲。』從表面上看，好像毛傳和鄭箋彼此矛盾，作出了兩個不同的訓詁。但是，從聲音線索來尋求，就可以把這兩個訓釋統一起來。毛傳讀『敦』爲『堆』字（經典釋文之『鄭，都回反』應爲『毛，都回反』），堆積所以訓『厚』，厚是指堆積起來而使厚，不是指恩厚、優厚。也就是說，國有王命役使的勞役，都堆在我的身上。鄭玄則讀『敦』爲『丟』，義爲擱置，所以以『投擲』解之，意思是都拋在我身上，其實也是堆的意思。所以毛、鄭的兩種注釋並無矛盾，只不過各取不同的方言來訓釋罷了。這就說明，辨識訓詁一定要以聲音爲線索，才能找出其中的內在聯繫。

這樣，我們對什麼是訓詁學，就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傳統的語言文字學，是今天更爲科學的古代漢語研究的基礎。今天的古代漢語研究，已經分成文字、語音、語法、詞彙、修辭各部門，方法更科學、理論更嚴密、內容更系統了。但它們的研究，絕不能脫離文字、音韻、訓詁這些傳統語言學所搜集的資料、所運用的許多合理方法和所得出的大量的正確結論。加之，今天，我們仍有注釋古書的工作和編纂工具書的任務，這些工作都要直接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的成果。所以，對傳統語言學，我們必須認真研